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華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張曾壇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五

宋 員興宗 撰

小簡

上宰相

某深惟相府之尊道冒天下天畀吉德神懷正直奮謀
經濟與聖胥會萬祉百福鼎來豈有窮哉某一介西州
之賤惟與胥民歌陶大化之餘夙夜欽祝而已某自揣
人微且賤何足以識測盛德之千一然百吏之末一屬

覆露之下敢以僭言之恭惟僕射相公蘊神機躬道妙
上亮王采下紀民彝自邇年對司台柄德蔭遐表固足
以本中庸于萬事備賡歌于九德待之有道而載之無
窮矣某區區庸妄何足以識之某仰惟國家世洪業闡
大猷倡治于萬世贊圖賚弼必得盛德百全之英使庶
工仰式而後可今僕射相公以碩大之資輔之以忠厚
之望誠足以寄國之一體而正邦之百度天下朋應胥
悅誠不可以殫述也

某伏審僕射相公勲德照世名儒措紳皆願掃門而無
因望鳥而不得然竊窺鈞座之意亦豈不欲廣羅天下
英才而置諸左右哉但無庭下一日之趨則無自而取
之也某固庸賤然結髮志古文二十餘年游神孔老之
門含英漱潤不謂不久謹忘其名爵之微距躍獻所著
老子解畧一軸伏惟鈞衡之暇稍賜微睇庶知其才雖
猥散而用力於斯文之舊也埏鎔之餘稍加光庇某區
區企訢與日無既

某輒有危懇上瀆鈞聽曷勝震惕惟九造垂恕是以敢
冒言之故侍郎關丘公戶侍湯先生皆法度盛德之士
也相公以鈞衡之重不忘雅素之懿不替夙契之舊此
近世未有也關丘入蜀之始某待命賓次一見其文而
稱之至湯戶侍入蜀求某于蓬艾之間而置之賓客之
右周旋四載日聽二公超卓之論稔聞相公道德之美
是時已有彈憤趨走瞻祈之誠矣會西南省試偶以屏
愚叨竊第二不幸萬里南下沿道失舟驚苦之餘僅得

一第因赴訴於有司以故事類省士上三名求一教官以慰垂白之老卒成蹉跌於是因所學之素露塵之於鈞屏之下相公乃哀其力學而摘其經言特賜命召是時某以失舟旦夕寒餓俟命十一日即出門更節而呼召之音至蓋相公雖有深仁育物之心一士失職之念但某敗棄之蒐不及霑司命肉骨之惠豈非命矣哉每一思之即悼心蹴骨重念某曾以斐文較藝西蜀濫冠諸經又以布衣出湯戶侍關丘公門下學衆人之所不

學言衆人之所不言一失恩道狼狽日甚今者迫以簿書之遠地又以親老之羸瘠欲去則不可今顛躋至此相公於二公折位貌之崇有莫逆之素豈其一客之恓恓而不為之動心乎昔李師錫秀才受知於李觀元賓元賓亡後韓退之收錄師錫而稱道之退之之詞曰元賓既遠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賓之所與者即如元賓焉今某雖么微然即二侍郎之深與也相公好古樂道名高退之而亦肯棄二侍郎之所與者乎用

是自決作為一書仰投釣座伏惟鈞慈俯賜憐察羈蹇
特除教官一次使得誦古學著陳言不失素志其闕次
謹錄如別紙伏希推明前者呼召之恩特賜收錄某以
孤生單微仰瞻宗工孤懷南注惟祈以大道日被寵光
以福萬宇虔企虔企某恭想贊變大勲格於中外施及
德門百趣均祐非百吏稱頌之可殫也

謝王中孚提刑

某上覆某官即日暄意漸深恭惟使節所屆百城仰止

神用兼贊台履動止億福某方幸趨侍屏著夙夜欽頌
敢幾妙畱行即禁掖隆渥之除下情預深抃詠某深惟
朝家世闡大猷仁被廣宇獨憲臺之任矜式百吏內外
惟均非得忠厚百全之士使庶工仰止曷云其盛哉今
台座清節足以蓋世道學足以邁往是用上膺宸眷下
肅一方則禁近親切之拜階此而始必矣非誣非佞某
淺中下吏竊仰宏度浩若河漢望之無涯而窮之無端
雖夙夜滌心仰止豈足以測知萬一者然徜徉西南上

質垂紳下訪僉論咸謂某官高情雅量英言奧述踐更
之久固足以本中庸於萬事備賡歌於九重今其時矣
旦夕元軸之秉某尚竊遲之

某伏審某官春容風義震耀一世凡名流信士皆願誦
徽教言蔭德芝宇而台座亦豈不欲廣羅天下英才置
諸左右哉但無庭下一日之趨則無自而親至範也某
嚮者攝局成都幸屢奔趨瞻拜顏色然吏役總總不獲
日受碩大之言勉其所未足退常喑矣豈其天幸遽在

挺鎔之餘一動光庇心神交馳與日無既

某常深究當代之士拳曲趨趨於大賢之門求合規繩
曾不得履其墻伸其喙此無他仁人既在高位如炎曦
一作而衆燭自熄餘光皆不足進者也然退求古昔之
義或以塗中一盼為有道之深取堂下一言為晉卿之
不棄國士相遇令名至今士如自治一已又何必拳曲
趨趨求大賢而後合哉今某疎庸無似乏一介之援獨
受門下特達之知則先生超然與晉卿有道而無間矣

某退然自循於中非先民受知者比也敢不竭其犬馬
視後而鞭仰報知遇夙夜惟深策勵而已

代人上張尚書

朱夏謹時仰惟禁掖崇深武部雄特職穹地峻神天扶
贊台候萬福某謹專勒記上詢興居中悃之誠右牋已
悉比辰暑意漸盛仰惟師長百僚羽儀萬化賢哲所介
擁祥特萬益壽而臧伏巧妙護者明永為王室依賴下
副寓縣頌系之功

某仰惟某官誠明之質溫厚之文二者皆粹然不雜所謂黃琮白璧天地之器南金東箭湖海之望嚮者屢試藩符均勞外府然汲黯寢謀望之雅意自當為本朝之重邇者黼辰所以深思旌車所以亟召先畀舊物行秉元樞旦夕真可踵而須矣某伏覩制書以禁掖之任仰屬盛德百全之英誠足以施六藝之明效分九品之清濁搢紳君子與夫蓬茅之細民間命之日皆歡欣鼓舞引領南望恐拜除之緩也更祈養望台衡遂熙庶政則

山公品題毛玠雅亮皆不足列於大君子之前矣不誣
不佞

某區區一介力劣才下梧鼠五技駑馬十駕深虞不堪
世用今者恪將使事遠蔭旃幪逖觀盛事登進良輔俾
無庸者得依洪庇與萬類同慶誠夙昔之願也感縻之
懷臨紙無極

代人上楊尚書

夏令云初炎蒸漸劇仰惟典正七曹鼎來萬祉神天協

贊台履動止集福某謹專勒記上千典籤矣邇者星迎
東井風起南薰不審台座日用何似想惟濯纓清塗視
草禁掖兩有勝適更乞妙護一節即正三階下情企禱
之切

某仰惟某官富文篤學燭理明道冠藝於南宮藹譽乎
西蜀令聞令望表暴一世名流勝士殆未可改而及也
五兵要職八座崇班蓋聖王姑示優賢之寵然超除特
拜未見其止側耳白麻之宣黃扉之入匪昕伊夕也不

誣不佞

某竊惟國家膺福生靈兼愛南北則繼好息民折衝樽俎當有人焉今執事踐揚中外閱天下誼理甚精且久則附近懷遠之術勝殘去殺之義非執事其誰茂明之某寒蹤賤士遠塵使節飫聞德望今聆顯拜益喜庇身之有地也方墮萬里外不獲進伏兩階乃情依依耳

上許總領

某伏自瞻違宗仞歷月之久即辰秋序微涼恭惟鳳閣

靜深贊命宣勞神天兼相均協休和台履動介億福敢
幾妙嗇天倪進總台極上稱朝家圖任之意下情不勝
詠誦之至

某深惟某官以碩人重厚之望間關煩勞當財用屈乏
之時領縣官經費裁奢而節化匱而豐嘉猷丕績皆當
次擢禁從今暫權兩蜀萬貨盈虛為登進之階耳某不
才門闌舊物竊伏窮山知庇身有地區區之私未易殫
述

某不佞嘗蒙仁私備門下一介驅策警之譽之夙夕榮
幸今則數竒命舛一云鈴下不終大君子之遇然退自
惟省竊伏古人之義甚久悃悞無華不敢持絲毫之欺
以事人者此所以雖望崇閣而無愧也惟是感恩之深
窮羽栖林不無託庇之望敢忘自修以孤大錫銘肌鏤
骨未足云比

某自四月幸餞台座於永康道中徑歸仙井五月未成
都漕司以先生丁寧獎借之故遂蒙不遺差權黎州教

官某雖深荷台座雅眷存恤之不衰六月初闕期已滿然某衰病之餘望德門之惠噢咻未終見今尚伏故里常深思之昔晉文渡河欲棄敝席子犯聞之終夜而泣子犯不泣於他而泣敝席何也敝席舊物也晉文始與俱出不與俱入充類而思之此子犯所為泣也今先生德履固超於古矣僕雖非才猶愈於敝席伏惟興衰不至終棄無令搢紳有懷子犯之泣者敢冒言之伏幾台亮

謝大卿

某皇悚百拜上覆都大大卿先生台座比日歆蘊上承
鎮撫計司經畫之間神明相祉台候動止萬福某展布
之懷已具右紙敢祈保佑沖德即踐機柄下副具瞻之
禱

某皇悚百拜上啟某嚮聞都大大卿端行素履見推朝
右故屢試霜臺升內史譽望甲於東南蓋哲人君子之
履名位無往而不自得也適者得請補外寬九重西顧

之憂然夾輔之勲旦暮可見豈容閣下久外耶鋒車之
召轉武可待也欽望欽望

某惶恐百拜上啟伏承大卿才學淵瞻躬踐巍科雍容
論著誠所謂出緒餘以驚世也凡儒衣儒冠皆願閣筆
旦暮承教但恨無階耳不佞不佞

某惶恐再拜上啟某深惟今世利源能衣被天下者無
出全蜀而全蜀大利惟摘山市駿而已故朝家於此必
用老成舊德才能經濟者為之則西民有賴矣是宜廟

堂眷倚於閣下也聞閣下視事云始勲效震疊想已游刃其間餘地恢恢耳

某惶恐百拜上啟某樸學下才隱約山城久矣未嘗獲瞻履焉今一旦收錄門下遽貶台翰增光部屋然過情之譽非寒儒所宜蒙也不敢當不敢當

某惶恐百拜上啟某自分廢棄今乃獲與諸令桂講磨所未至幸甚過望

上丞相葉公顯

某區區之私敢言之閭下夫世有位廊廟官卿相而能
彈壓百吏震耀萬世者必其中有以格於外可贊而不
可及也故居則以德勝位動則以道勝欲事則以公滅
私此數義者近世蔑有之矣相公先生獨兼之是以不
肖者得攀援於風濤急悍之中備員中都秋毫皆出思
力也心論感刻非託尺素猝猝可具銜戀之極不知所
云伏自大參相公平日剛大之氣以旌別善否扶導風
教為己任邇者青蠅點素特然不撓善處衆枉不競如

此聖上灼知特召遂有謁見刑儀之心此天日清明豈
浮霾所能蔽虧哉竚見君臣千載之契自此不膠而固
矣

某才薄力劣然束髮逮今學非古不致力然亦不自知
其果至於古未也嚮者朝無知聞相公先生一見溫乎
其容炳乎其語以為其言浸浸可與談兩漢先儒制作
者某顛蒙筆墨受知一至於此何以論報昔者漢德光
明諫大夫褒大夫雄頌賢臣贊充國此二子亦蜀產也

況相公先生名照中外勲在旂常異日願附雄褒之義
秉筆以頌

某以穹卑之間不敢輒爾上詢鈞眷動息諒惟德門之
祉與日無既某慙感之積思巨身微答謝無階有委今
敬齋祓以請

與劉侍郎

某瞻遠英緒倏見秋色中間一再上書度次第呈徹矣
比日伏想邑屋畫繡遠輩前哲萬福來相欣尚欣尚

自舟之西班心岑索騫於禁密者吾公皆可以意揆也
風俗日頽委時事日艱棘何自從公巖居川觀抵掌論
道乎但規雅望不容久吏空山此則可念耳未即披際
敢幾以時消息行秉機軸以福善類至布至告

萬里一紙之問不數數矣不當有請雖然恃長者無恐
也有李舜臣字子思者與之州里本寒家子少不弄長
不流頗通文誼非專學于惡習者如此人當在君子教
載之域今歲登第調安仁簿冠履先後獲漱濯於天河

之旁願終有以憐異之李非特僕客馮當可亦客之矣
幸併以為照

與任子淵運使

某去秋三巴道路艱棘中辱賓過之寵旅悰有開仰荷
疇昔心期之照渠渠如此感慰愈敦矣縻繫萬里坐見
殘暑恭惟式霑新渥使事俱宜台候萬福尊兄志於道
學立已誠有本末推之華顛九牧當敬歎矣未容徐回
一道也更祈為名業自厚行即特招之寵

某嘗於便風驅狀詢作止令嗣初二二見過名門之秀
歎仰不能自已也尊兄於某厚之至矣近欲畧具豆觴
遍訪之已出國都數日不敏乃爾無所逃責也能示照
否表姪喻倫乃捫膝子宗家也少年力學有師承既得
第此志不墮泯又其叔充與子方年友雅故牽聯獲至
於大門者以義自守見公為已後矣聞尉內江又出治
所其他獎與教在兄咳顧間不贅瀆也尚幸三復之

與王顯謀

某語布之誠已列右牋北辰凝沍斗寒想惟吉德魁舊
茂躋協氣無有紀極某將遂趨參崇屏嚮風瞻頌徒切

早棕

某上覆蜀故天府也物衆地大然軍民所須以一方而
備四境為之支計者亦難矣取予翕張非得士安張滂
之才欲上下兩裕何由哉自台座主計以來公論翕然
以懽以服蓋言政而及化則政無不順言利而主義則
利無不通台座於此裕乎沛然矣益幾寵光以副蜀人

祈幸之意也不敢誣佞

某才下不文不足為世用然受知門下獎予過量假令
情而無知猶當銘刻肺腑况結髮志道粗有知耶正以
榮賤相間旬月不克布尺記於崇屏然夙昔依慕之誠
無頃不瞻頌門闌也僭懇僭布

與韓道濟知郡

某上覆前被教貺其所以勸予甚過自分疎款何以得
此於至友且親者乎感尚竟不可名春事流擲敬承即

日裝治之間行福一方衆社備順某敬具記咨候區區
復容嗣音預此不周布

某辱兄萬里致縑素及手筆獎諭過量自度無以報親
契雅旨惟竭意贊盛美而已乃今所得郡竒秀便近前
書已具白矣更宜一意勉勉使譽處之積聲下吳楚則
丞相除吏得無用崔祐父之故乎空山留滯亦非所慮
也兄其勉之兄其勉之

與漢嘉李清叔

某再拜即日隆暑旅人鬚髮日化其何以堪伏想栖遲
樂郊觴詠日適不知歲月之流此樂可名哉甚休甚盛
某雖忝清曹然人事役役終無俯仰一閒之頃內不自
聊迺知前修著書靜福必林處巖居非烏帽紅塵間物
也清叔知吾心樂否耶是心飄忽思與征帆俱西願益
持養以全名業為請

某與清叔言別後學力日荒落老候益冉冉將至又不
精吏事大似了官逋非有春容之態所欠與山間一二

高士抱神一息耳造物同靳誰能違之公能役照我誠
必為浩歎也賤屬前過漢嘉辱賓遇至厚令人無涯慙
感

某別德之日殊濶大抵拳拳多君子之思冬垂盡尊候
體力轉休未遑布問祇益慙悚鄉曲黃忱秀才學力殊
老於世故亦能周旋以清叔風誼之高能為明年於親
朋處創一學地以延之蓋渠苦於食指之衆耳其人
有特操故為一及之望清叔加誠可也至照殊幸

某去歲道經盛都遂獲披奉殊以為慰邇來倏及殘夏
伏惟燕居習靜之餘履况超詣萬祉所介某山間陶然
多難百罹之餘侵尋二毛矣度跌宕詩史自有勝適乞
為遠業自愛千萬千萬

某苦無他技然從事古言者二十年餘以公名亭之意
甚篤故為筆此記然其間字語皆直遂欲不慚作者耳

與四叔承事

某百拜覆四叔廷評尊右違去侍側泛涉經年三峽重

湖之險不可名狀邇來盜賊尤狼戾姪遠道多有意外之恐侵尋至窮臘方至闕下既已艱苦矣豈謂主公又先去國在蕪湖曲折見之根本既搖枝葉何賴焉但以君命猶天不得不澡心一奉清光宣赤誠耳又平日相知如王樞亦化去王侍郎中孚亦遭口舌小臣如枯茨但倚文墨忠信不問衆口紛華悉心陳議而已茲時爐竈正湯火焰焰可畏姪相時欲求補外未幾見玉屏先生薦者五人皆以次跌去不謂主上頗憐孤忠官之三

館之下使糾遯四方之士自揣愚駑至此視三峒無慊
矣此皆叔平日教督之力祖宗重仍之蔭也知幸知愧
姪既試院一出差除既已先定而諸郎曹諸館職羣聚
以賀廟堂以為兩學得人因此更薄有聲名然見嫉者
亦不無也伏恐尊叔要知子細耳誥詞錄之右紙去夢
協弟於文字不可不力吾門寂寞幸加意

某皇恐拜覆四叔廷評尊右萬里外數有西人來必問
諸親尊者起居狀知入新年甚安慰喜無量某近蒙恩

召試禁林薄技之奏賜誥第一天語亦數及之是皆祖宗福庇尊叔平時教訓之力今冒顏道山已兩月矣羣王之府真清逸耳近亦以滿所司月日復將改秩已得旨放行惟三館有此法其他不可也

某拜覆四叔承事涉暑恭惟燕息靖休尊候萬福某去侍側跨三年餘夢想常在三峽此中海氣昏濕夏中惡暑中人摧頹如醉狀真可畏也又飲者食者俱非蜀產彌覺不堪耳姪甚謀歸計若得一郡以西為幸近上以

四朝正史未就建置史官凡三四員姪與仁甫各預其一
一度事勢未可以卒去然麋鹿之適當在窮山似此不
見有味也叔壽社愈穹更宜服適不當以家事介懷甚
酒養高一切可也姪方謀般家有可教者願細語之

某拜覆四叔承事不侍几教近五年歲月易得如此每
念老叔及二孀今皆高壽而劣姪又為一官所羈思歸
不廢促歸未能也可奈何而又坟墓拜掃之念梗於中
涕歎無有已時耳此時又及三秋海氣昏昏殊無樂態

伏想故山高明之地尊侯邇來日益萬福楊老弟學力可謂篤老而進取之願未遂兄豈能不愧然乎更宜勉勉當取一第以晚蓋也卿相爰立士民胥慶前歸正士危疑萬狀今着牀眠矣三山之光與天齊也更煩吾叔與鄉父老言之不及一一露布也先此劣姪立朝屢爭一二大事即欲投劾去矣歸川者必能具言之所爭者不可形紙筆會丞相來所言皆合則劣姪尤以為丞相可輔天下大事尚可為也且復少住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六

宋 員興宗 撰

小簡

上虞丞相

某一向竄伏窮山艱難百罹然萬里浩戀勲德之門寢
食以之所謂穹卑有間而心則無間也冬事將艾恭惟
機政惟新愛輔休明鈞候萬福某已三熏欲趨屏下以
聆謦欬之音夢想顧瞻無須臾之置謹先布惓惓之誠

惟鈞慈少加亮察

某身墮一隅猶坎井然歲月不悲南州之事其要者可
不問而知知而喜竊聆大賢之進用因卜朝家之休隆
耳伏惟某官望高一代勲冠百辟其雍容宿德故已不
朽於前修則或見之矣於今未始見也既積天下之譽
徐回久之今始本五兵躋兩地是豈以他岐異轍致之
哉天故豐之自葉流根使中外衣冠熟其德播其馨而
後見之用也故所得雖遲而所就大矣甚盛甚休某辱

知遇之恩最倍夷等其為忻豫不能已已自餘益幾保
衛永庇海縣曷勝祈祝之私

某恃仁者宿昔之照鈞聞崇嚴敢冒言之某向多困躓
非惟自憐雖蜀學公論亦或有相憫者今毛髮種種矣
其業履願亦近古且欲持是安歸乎使鄉來不第尚欲
冀幸當世名達有推振者如張愈蘇洵一時薦錄為文
韓所知是已某且久叨第復為西蜀稍見題品自循其
中未必盡出洵愈下也又特膺大賢之知故相公於某

久懷悼屈之歎今者入秉機政器足運力足施苟復畧而後之則亦無告耳矣昔韓退之保籍湜之不畔去故韓之道日尊而籍湜獲為其徒不然後世何有籍湜哉伏望相公興念於此則大恩大德豈歸他門某所述外史於幽人豪士稍有著見似於國朝大訓不無寸補非敢愚誣自贊也

某孤露艱棘之餘心馳德門無由即造有不自聊北辰斗星恭惟外身勤國定勞萬里天相神輔鈞候萬福敢

幾為眷注之重保鍊至粹以究光復之勲鈞播萬類下
惊不勝叩叩

某比因兵留南者輒伺其歸歸即詢以諸軍聲勢敵人
消息諸將勇怯雖細人不足以權大事然即其言類皆
拱手稽首稱道兩淮荆襄自魏公及先生皆撫摩安慰
懦習漸革國威漸立雖無險塞若荆襄為甚而今聲勢
亦見矣諸軍幸甚又某官先生釀賞給均勞逸日夜親
撫士卒如此則上下氣勢不隔矣氣勢不隔則利害均

利害均則驅東而東驅西而西雖蹈水赴火皆為吾用者故曰令其一信將仁以勇士選以飽勝之道也况先生已負海內之望將帥無前之功事適機宜而政兼畏愛跬步登兩地乃餘事耳然區區有懷非門下肺腑之事不敢以稟韓退之為李尚書深之曰藩維雖重閣下居之似稍外若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居外自待接過容俗子不宜泄時事務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醫藥以致和宣滯此三言者皆退之誠於李公之

言而亦門下今日之龜鑑也李公不鄙退之之詞卒為
名相况先生盛德重望倍萬於李哉故借韓之詞以為
請幸澄亮之

某屬者多辱手書存記自念摧頽多難之餘疲神古書
星霜餘四十矣曲折不遂其槁項空山巖居藿食固當
不謂某官累番之墨渠渠慰勉不忍俾之賤等瓦礫同
棄於道似欲論舉使少伸眉於世自謂庸陋何挾何能
而可報稱先生雖達士逸才不間親外而某日抱玷知

之恐一味感懼而已某七月初終不子之愆日月飛流尚安所視息哉獨懷揚名之念異時勉之可奉丘壠而某非其人也伏惟某官先生出忠入孝為世所推願推錫類之意掛名言端使曲學俚音粗有所立以償親志則如何其為感為慕也伏惟特賜亮察進之譽之翼而致之幸甚幸甚

某惟門下數膺大賜情倍夷等若三山之高莫可言喻州榜得劉季高侍郎一紙遂成偉觀山川以人物重輕

字畫亦然王公之流字非不勁麗然有如時花旋落旋
棄獨魯公乞米帖千載儼然此義可察也鈞諭以劉公
名節文章德齒俱高謹已達之馮守矣志修字亦有法
式宜為一方所欽重耳

某竊食三館遽已數月每推省大恩崇蔭相望萬里無
以酬稱比於鄉人及去兵道襄漢者皆連上起居之問
蓋自九月末輪對之後天語甚渥不免有忌惡之者小
臣知悉心事君而已其餘進却皆不能計朱堯俞人行

已令面稟曲折度恩屏未之知也往日在漢中見義士
為諸將所賤甚困故前日劄子專及之劄中指弊病蓋
已十七八此先生素所知悉且欲大有所矯革者也今
得志得位不為則何以慰西人之望况幕賓如王能父
必能為先生同力區置祖其先人之故智也此劄已下
使司多時見黃仲秉說先某劄子一日前使司亦申明
事目相符如此蓋利病灼然彼巧者以為有心言之耳
可發一笑某自秋後連以胃疾在假邇來彊扶頭體弱

頗費支梧先生遠我誰念之者又旅地私撓百出倉卒
未可立具念赦郵最迅故寄心一紙匆匆叙瞻仰不宣
某自長江鷓首瞻違俯仰之頃周流半歲矣羈情遠意
與日增結即日庚火俱流恭惟頤護作止天相神休鈞
候萬福某冒顏三館日費俸錢雖首末荷仁賢識擢之
舉然才下官微未能努力不知補報之所仰恃英明必
賜照念耳近聞屢遣旌車相公今日出處又關人代興
衰不可不重也昔唐肅代能懲大難化理清明獨李泌

為之經營至矣身著白衣不受職故士不忌不離香案而待君命故讒不行兩河叛賊隨其手而舉之泌之所為有以至此也若謀之不堅已復自外職相聯而士必忌君多疑而讒易入雖才若太公何以善其後一日甌勉彊為之首尾衡決前日魏公是已願相公纖悉此義蒙德思報不計輕重務罄其誠故輒出此言不賜督過幸甚

某竊聞事君有量而後入無入而後量先生決於中必

素盡量入之說矣其他人情物態事勢險易子淵子輔
必具言之子輔之去甚高某悵然無侶他事對面荆棘
未易宣心若爾相公即為言之不久能為先生再出否
端人未易得也子淵詳明又故客能盤桓待釣鑑俱來
乎都下有他委異日敢不敬承

某比於蜀兵王宣處具曲折之記度以次免釣座矣心
旌控薄無頃不在門下有懷瞻湖與日俱流大冬又薄
恭惟藩翰之間外控湖海釣候動止集福蜀固天遠國

大事此不當傳傳之或未信耳聞邇者凡尊主庇民勤邊外身者已皆為首拔此舉也甚休甚偉鄉士有鮑朝卿秀爽有立久從僕遊鄉行甚敦即獲第到天闕參部同輩中最寒約念勲德名世者近自家山誼當執贄於前耳若有艱棘處望為提撕不勝僭越之祝敢以為請

遯聽崇亮

某抵奉劄命畀職承明實惟君相早夜急才推擇至此然某浮食三館訖無他技重以生平多難積憂成疾彌

月在枕退惟清朝優選大典所寄動流無窮安可令病
死者冒焉居之伏望鈞慈特與敷奏改畀望士庶幾公
言得伸而亦某退安職分之一也炯炯孤誠伏乞明照
某自惟弱植所以培擁而霜露其英華咸自德門發之
旦旦敕勵此志猶懼不能千一報也今又辱丞相先生
周澤之渥分仁壽之原委以祝其賦形之初藉名德碩
大之老二書畀焉羈人非獨有感亦有慙也敬再拜以
致悃臆之謝誠蘊微悰默付言外

與直閣虞宮使

某伏自江上寒濤中論列遽此兩周歲所矣每因鄉使
三拜懇款之記矣萬里憑尺楮固亦可笑然非此莫能
宣心也某於德門父子辱知最深殊愧無毫銖補報但
處南州班列間彊項不回一絕聲利以此不慙於天地間
是乃所以報知己也伏想必為一笑暑候有漸敬承即
日琳宇超適神守泰定台候萬福提宮必須侍夫人尊
親來益昌人生父子天屬團聚之樂萬鍾之富貴其可

敵乎某旅夢三年矣二子方壯中人之習易流每一思
之宵趣亦為擾擾自度力微親戚無可倚未能般出蜀
耳時中尚冀以門下親賓時賜教飭不勝日夜之望

上紹興師相洪文惠公

即日春暖恭惟耆明迪哲卧護疲民神天薦祉鈞履嚮
用全福某職縻學省盡出鈞銘何當服勤崇屏仰奉鞭
勒親履約也曷勝依詠

某違去崇館幾跨歲矣踈慙之迹不自齒於俗靜居坐

忘而已獨於門下誠有飢渴之勤然奏記布問時作時
曠亦恃大君子神融道照不以苛禮為拘拘也比承相
君每接人士常形牙頰有存恤憔悴之意相君於士始
得其文不特愛其能又憂其身至於切切如此相君真
樂士哉冥頑毫髮未有補報門下但思處下陳頌義覲
教為終身榮也企仰企仰

某嚮嘗論相公先生德爵之重當有與國俱隆者前此
畧出緒餘選用百吏張持紀綱勲名高世天眷久渥姑

藩翰撫摩之寄然均逸之久與其福一方曷若再踐台
鼎遂福天下耶舍人之裝旦晚可趣不佞不佞

某束髮志古道常以不合近世繩度為病自分不登衆
目相公先生乃形於餘論發於教誘咨以筆墨古始其
言奧矣書教枉及三復凜然此退之所謂不以時人見
待之情而以古人見待之意直重臣所以敦獎薄俗而
後虛名者也某不佞何以處此但鈞問辭嚴義密及衆
碑所出何地何里不敢以不詳對緩於申答用是故也

其纖悉具見於書伏望鈞慈特賜亮察更為指授其何
貺如之鈞閣仙集之眷發祉川增矣都不使令敬三沐
以承

伏以孟冬之月恭惟某官偃藩卧護神明扶持鈞候動
止萬福謹具短啟仰塵記府申候之儀謹列右楮即日
冬律告新霜風初戒不審鈞用何似載惟一代儒宗兩
朝元老勲德所備何福不除更乞仰副倚毗妙遵時序
即聞渙號入冠昂司以慰蒼生之望云

某伏審茂膺天獎來鎮藩輔方面得賢中外稱慶恭惟
慶慰竊以會稽巨屏密衛行闕實為東諸侯之長自非
者德莫宜任其責者其間以禮絕之尊暫屈臨之往往
為之假途側聞皇上圖舊之念寤寐不忘衮席久虛人
謂有待區區之悃得之輿論非敢諛語也

恭以某官躬大受之資起中古之治以阿衡納溝之耻
為己任以玄齡救時之術為未優而道大不容暫茲去
國熙天之績鬱未得施彼都人士莫不引領傾耳以佇

大老之歸鼓舞鈞播將天下實賴伏自違去光範再閱
寒暑矣雖嘗三貢慶牘三奉誨問足以少慰戀慕之誠
猶以不獲一望履舄為恨比者旌纛來臨復以職守無
從修敬遡風翹館邈在霄漢下情瞻仰日益惓惓所幸
揚庭不久即有依歸預以欣抃仰乞融照

冬候紀極恭惟偃藩卧護神相忠嘉台候動止萬福謹
具啟仰塵記府修問興居謹布前楮即日春事伊始散
凜餘勁不審鈞用何似載惟盛德元老神物呵護敢斷

惠令之餘精調養寢嗣有渙號以寵公歸區區誠情不
勝睽睽

某伏審自膺天綸夾輔行闕股肱之郡儲賢得雋中外
隱然恭惟慶慰竊以丞相先生深純德履一世譽處故
又為東諸侯之長久勞於外天下日望錫衮之期鈞軸
又且虛矣非公其誰任敬再述薦紳公祝云

某竊伏三館覃精窮思器任有極夙夕依仰思地志不
足達言不足殫也自惟何修何飾而蒙鈞座勉以正大

之學可參古昔自省孱虛百念灰冷何為得此於公哉
何當密侍左席啟發蒙端為大君子正類之依臨風重
有悃企

與泉守王龜齡狀元待制

某不良時學巖居積數十年晚得一第自度於天下事
何等可為者正俯仰不作以瞻識大君子也退念久縻
中都之祿無尺寸以報陛下何面而西乎故邇者歸附
之搖搖嬖臣再入皆三館言語議論之職所宜吐口者

也何長之可名比觀答宋秘校書乃辱以為今日朝陽
之鳴此豈所宜蒙哉前日魏處士元禮亦四三上書及
此是公不愧泉石可敬也所可深怪者平時以儒冠自
名從而下石以擠斯人名義至此盡矣待制年丈聞此
必一浩歎也某雖留然中間飄抑沮動亦風中之葉耳
今猶未敢窮日而去以張丞相二三子尚或一意王家
兼待制年丈蹈義純明造次不忘吾君也終夕冀旋朝
以壯清班耳祈望之誠默付言外

與元章大卿

某比者劣病相仍矣怪事萬緒何獨燕麥輕搖東風乎
老兄視僕此態此抱尚何等可為者如兄涵負迺復散
署外縮袖旁睨之餘吾庸知免乎此僕所以每贊諸公
摘垂天之翼而斂置道側者獨兄矣知罪知愧元章子
輔能甫紹祖同薦入而反覆得旨先二公豈非命哉子
輔渡瀘端自不惡一部鼓吹孰與雪雨而待漏兄聲問
將為之次矣兄其少安

與范偉明運使

某違教誼逆數之三年於此矣每念崇才偉度振緒餘
則有以驚世繼聞手一道之節百城肅畏今世快士有
以超人者果然必公也欽仰殊甚凜冬如許伏惟澄按
餘暇神具薦社台候萬福未瞻晤間丐為修途珍謚以
前四輩之招至布至請

某自別崇屏艱苦百罹坐睽老成之教侵尋而髮蒼蒼
矣獨篤道著書不敢替前九哥機宜學士聞宰一邑書

郵定絡繹耳久亦不得記月題風駛大發不掩當有朝
燕晡越之功耳欽頌欽頌少請鄉士鮑朝卿字宋卿力
學敏劭久從僕游既得第欲參使部凡有可以提撕者
度不待某再三之布也伏紙不勝禱幸之私

與王憲

伏審某官春容風義震耀一世然著書之工窮易之秘
某下士也鄉者在湯侍郎門下從旁獲覩斯文因論今
世名流第一是時心往形留恨無庭下一日之趨而親

至教也豈期天幸獲在郡縣使令之末則景仰自慰之
素一日伸矣

某庸末於學雖有意於先民古書然志有餘而識不逮
鄉者濫以明經冠蜀士萬里風濤冒死而歸有司使試
簿書退省不敏人微才下奔役固宜然去歲許大卿今
茲王郎中皆以充幕下使令某深惟進身循分當從勅
書此非勢之然蓋天所啟因至幸堂下之見也懼拊之
極不勝卑悰

某恭想中和惠民之風既已稱冠則慶闕上下百趣均
祐亦不禱而至也今學士行膺褒然之選西南僉祝虔
俟虔俟

與喻少穆知縣

某夔門言分轉首陳迹矣俯仰再見冬候此情愴恍何
如也即日伏計燕息餘閒台候萬福表弟度已榮改今
必歸憇鄉山去冬榜目倒指吾弟必無逃名既而相遺
邂逅決科擇鼠為璞者有司例爾耶安之安之以迓晚

成蓋至望也。今凡今安在已之官下耶。因風寄音不一。某束行李南來局退獨靜坐一僧而髮耳天南俗物盈前。此道竟誰與語。然荷渠儂相推可也。表弟知僕樂否乎。某來此併去冬已面兩得對。皆不自疑外。每以表伯郎中捫膝先生為法中車候去官之穹卑置之度外。或者尚以為矯不能卹也。一對劄皆折。今日碌碌長成背脇。疽根異時心腹肘腋之變。可坐而須者。幸上聖明能容之。蠹蟲臣無憾矣。舍姪歸可問劄意。謹不敢於此。泄

之耳有可以開曉者表弟勿外

某賤累皆未能成立亦未謀般挈然夢魂飛於三山之
下無日得寧耳表弟何以垂教舊見表伯捫膝先生檄
蜀遷都等議豈可令後世無傳便風錄示一本并寄行
狀誌銘之類及劣表勘書於此可為公言之忠節不遂
泯沒也少邈曾說及否此最不可緩惟昆仲重圖之

慰蔣右相墓母夫人

某稽首慰言伏承國封太夫人捐簣日深襄營在目恭

惟某官哀摧感慕何以堪處某因風敬唁寄意潛然更
祈上為君國社稷抑情俯禮某不勝誠悃之請

某竊以搖落之秋風露淒緊旅人履之百感自集又况
大孝天鍾德性夙稟者乎伏想某官內銜大恤追慟永
久天摧川湮無以喻也苦痛苦痛然退聞先太夫人抱
神虛寂雖寓世諦而初無生死往來之相也一生為家
植禮為國生賢軻親珪母皆不足進是所以為不朽也
萬冀孝情超脫俗苦之外庶廣先志云

某嘗思日者國論參辰世故瘠病非得大賢一手撫摩
岌岌乎其艱矣前此主上用是進丞相於羣望之中聲
業就緒不謂濟川有期而陟屺增悲矣此非獨大門之
憂乃元元之憂也某深知故事竊謂富文忠苦席守志
確然不奪天下與其孝趙韓王徑以從政視國如家天
下以忠孝兼與之況主上今日視丞相一體也一體既
外天日炯炯能無望乎願加三思繹至禮以伸大義中
外之瞻惟丞相重圖之

某兩隨下僚尾拜靈几而又聲慰於大路之側傳謂孝子不忘草木則門下賤士或在記憶之列也卒卒瞻望如不得門抵益悵耳

慰韓叔厚表甥丁父憂

某慰言不意凶變禍延大門三哥知府遽然捐簣天涯老表聞問失聲痛怛涕淚不自已已想惟孝性所鍾天地摧裂悲踊奈何苦痛奈何恨以宦遊糜身一方不能振號几筵生平中表把臂之舊黯然萬里消魂而已更

望裁哀嚴滅性之戒為門戶名業重

某竊知三哥半世壯懷不舒近方有一日之適兄弟六
千石大門偉事也嘗三歎以賀矣西人續續來或說病
狀初不以為信繼又信然終已不起意亦有定數乎直
履清致弗遂止此令人不省驚心驚心某所賦危淺鬚
髮又與日化旦暮苦求祠祿以西桑榆心迫歸訪肺腑
之戚則遂隔世矣此悰此抱悽楚如何慰唁禮如別章
表姐鍾意外之禍想惟哀疚不易子孫賢雅晚日可以

慰前耳深亮深亮

答喻德稱

某辱移記勞勉渠渠哀中銘感倍萬矣屬來暑未減伏
計苦几翼如以禮自支某不子之咎轉首遂邇祥琴之
期痛疚之忘曷日自己也過承以齋信見惠感刻感刻
先丈鏟迹民伍而左詩右書退然隱君子之風向年促
賦以贈由是也兄乃欲令書幽堂之銘恐不足以酬盛
意如何尚容嗣記以既區區之懷也

答陳經幹

某久違教緒殊切瞻企南州匆匆度歲每厯三山中表
之思忽被賤尺感頌殆不可名秋旻流火尊候間來敬
惟萬福某冒顏玉府方懼無以稱塞又歸意促促每馳
神輦之巔矣尚想一陪几杖里中至樂邈存夢境也見
彥瞻文武翁叔凡文社諸父兄敬再拜附鄉仰意起居之
間萬冀以壽祉崇耑至布至頌

與榮州句龍知郡

某頓首具稟辱疊紙感思兩極向日逆旅岷下得瞻近
先中丞雅意相厚自時歲月如流老成凋謝使人心感
無窮耳既被教約申實如此信然稱其家兒也慰甚慰
甚俯仰俄頃名門有人豈容使君久空山耶會體病劣
劣作答字不能佳幸字照

與喻子真表兄

某頓首啟王子春來聞問具之即日坐計侍候殊休某
前此偕舍弟諸人已適山寺四顧幽寂其於文字可冥

搜也仙井里儒千百為羣吾表兄不相求之顧欲見咨
意者欲相從寂寞之道退之所謂請繼今以言也聞令
表李君亦同訪其人蓋寬中隱厚者宜與偕也

與喻漢輔

某頓首去歲聞公首冠三山緘書遠賁蹈抃可勝意謂
日月即至都下有司眩冒文墨竟亦相遺乃爾怪事怪
事僕老矣初奉徵命至江上而主者去國一二相知又
連去併斥自分飢寒路旁矣無可言者君相欲招示遠

服遂特創此闕司羣士於館此退之所解讓者而况僕
矣哉然肝鬲楚越未易言狀願公更勉前修又再周歲
觀光上國矣當有休問也

某頓首中間承知首奉計書矣意謂便絕青冥老將又
復伏壘耶可念可念歲易經春比來作止何如運幹丈
丈里居萬福僕冒顏下館濫為時士且敬且嫉間亦同
塵汨泥以自免爾終未若與公輩抵足洞前形神相與
也伯椿君節子發德茂相安好否僕侍詔此間客愁縛

人臣朔之飢又不免也一笑一笑具手墨達漢輔今已再矣公非遺我者也

某南州怏怏度歲如更朝晚然尚思田間與故人一餉把臂之樂惟夢值耳真感真感秋作矣為父拱侍有佳趣否得所示字大瞻尉某官一念捐竭以報所天此寒儒職分也南冠例亦相鄉獨吾土人數加沮謗欲少加辯質恐為岷峨羞今姑安之耳近奏藝中禁上悅可之賜誥第一不免讒嫉愈衆所倚者正論而已漢輔何以

藥我望時惠音切佇切佇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七

宋 員興宗 撰

論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論

天下皆知神之用而不知神之所以用雖上下之異聖人必有以一之一之則能貫之矣雖物之類不可以合至此不能不合也故天之高也人之卑也聖盡已而存神和同於其間而不能不合矣何者神之所以用一而

能貫之效也揚雄曰聖人和同天人之際嗚呼非神之
所為乎嘗論天人相合之際甚可畏也聖人能得於天
且不得於人乎不得於人且得於天乎聖人奉天所以
治人也治人所以奉天也天道雖非人之可及然未見
舍人而得天者也人理雖非天道之所備然未見安於天
而不安於人也世之言曰天自天也人自人也是知形
之所為影而不知影之無異乎形也形影之不異則天
人之無間也故智者不可以告語者雖語不信也今指

雨以為濕日以為燥風以為動星辰以為盈虛曰此無
為也天也殊不知知天無為所以知人也人理寓焉天
不人不因也指禮以為極指刑以為防指教以為具指
名義以為本曰此有為也人也殊不知知人有為所以
知天也天理寓焉人不天不成也故聖人和於己而後
和於人和於人而後和於天萬物莫不和矣天人交相
和聖人處之無間和之至也雖然勢如此其相邈也用
如此其相絕也一有不和有不同聖人如之何其可也

嗚呼聖人於此無傷也聖人之誠明則形形則著著則神神則於天地亦有以貫之矣他日有不期和而和一期同而同者自然之效也昔者五帝之盛帝惟堯為然堯之聖可自用也欽昊天授人時欽天而授時故堯德動天堯無廢人然則於變時雍者不期和而和不期同而同之效也雖然天下知其二不知其一二則天也人也一則神之用也二而能一則吾不知人之異天耶天之異人耶聖不容言之妙而雄言之乃知雄者亦聖人

之徒也不然存神索至神之用者雄何自知之

唐虞三代之純懿論

帝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何則天下之心日競於偽而習於詐此非其外之罪也利害交蔽乎其中物日勝而心日流則其心之本真雜然而溷亂者決矣是以古之帝王先存是心於精一之地默全其粹而明著於用使天下發蒙解蔽可教可治而其道不入於駁異之域何者吾心自有真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矣隋王通子者知之故舉純懿而歸之唐虞三代
嗚呼其傷時不能古而思有以復古也歟此唐虞三代
之純懿之說竊窺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一氣之運
然後知帝王用心不偶然也二帝之道元氣之未判也
混淪磅礴發達萬物而不自名于萬物如是者陰陽邪
一氣邪天下強以一氣名之不謂一氣之純其可哉三
代之道陰陽之既判也有賞則春之熙然有罰則秋之
肅然可以循而化未可指而議也擬之二帝若未甚純

然措諸後世則亦大純耳故陰陽雖具而天地無心刑
政雖具而三代無心亦不謂之氣之純其可哉自帝王
之後天下教治每變而每下所謂世主者漓其純詐其
愿蓋亦飄風暴雨摧敗傾折陰陽之變窮於此無所復
入則已矣故人偽之勝不息而帝之真不見是宜王通
氏推純懿之道而有所思也雖然通之論著謂漢魏其
心正其迹譎彼於漢魏猶未知之則於帝王知之宜未
悉也何則唐虞三代之世有所異者揖遜征伐則其時

之異典謨訓誥則其書之異章詔漢武則其樂之異若
是異甚者政迹也政迹雖足以見純懿然未足以盡純
懿天下曷若退而深思其心矣乎彼其心真之所寓即
純懿之所在也堯舜禹相詔以執中湯之臨民以建中
文王之所以立民極武王之所以建用皇極蓋中極一
物也而均不離帝王之心不謂之盡純懿而何故曰帝
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惜乎王
通子之不出乎此也嗚呼人之為心本於純懿一也不

自帝王有不由桀跖無然帝王不肯為桀跖桀跖不敢
望帝王卒相倍蓰何也桀跖心本詐帝王自反之帝王
心本真桀跖自偽之真偽異而狂聖分彼世主欲知帝
王之純懿其可忘是心真也哉雖然天下之人能寓是
心使喜怒哀樂之中節則在我之真必不喪其所寓者
庶幾純懿矣彼秦之治喜之過則流入於任俠而不純
漢之治樂之過則流入於鄉原而不純東京之治怒之
過則流入於狂狷而不純齊梁之治哀之過則流入於

空寂而不純孰望如唐虞三代之一心謹治如出一家如交一臂哉有隋世道之區區通之及此言也通之念深矣

舜道形于夔樂論

大道不隱則大和不散天下無所不盡道則無所不盡和蓋道日用則和日著盡其和者固託乎樂盡其道者吾見不出乎君臣之間也昔者上世之君孰能之舜能之也上世之臣孰為之夔為之也方舜之盛命九官命

四岳海隅蒼生無不順帝之命至道之和豈特尊俎殿
陛之間哉吾見天下無一物可以憂舜而舜亦無遺憂
也昔也民望道而道著今也道既著而樂不施則舜何
以自見于後世哉故舜之道形于夔之音而察夔之命
即知舜之心相與以道而相寓以和是或擊或拊或合
或止或庸作歌韶盡美矣而又盡善也嗚呼虞君臣無
幽憂慘戚之意故樂如此彼既足以儀鳳凰豈不足以
儀百辟彼既足以舞百獸豈不足以鼓舞天下也歟

成周以禮樂化多方之民論

天下之道振則興弛則廢急則無及故帝王因禮樂以興時非因時以用禮樂也吾仰思上古帝王之所為今乃惜漢唐之自棄也成王之王周也救商民于水火之中若是其未止也然周公念之召公思之出于殿陛而加于訓辭非禮樂弗講也故多方之民卒無有剛戾難制之氣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吁是非禮樂之力則何力也夫天下方苦于茹荼之餘今周一旦與之太牢天

下孰不便於口體哉

唐治不過兩漢論

風俗者壽天下之脉也古之善觀人之國者不於形勢之強弱境土之廣狹於其風俗而已矣方朝廷清明君相明良忠厚之化形諸廟堂之上而純一之風扇於四海之表若是者其治也逮天下多事上下相繩凌犯之風施諸衽席之間而刻薄之習放乎四方萬里之遠若是者其未治也三代而下言治者予漢唐徐攷當時諸

君之所為與士大夫之所崇尚因以觀風聲氣習之厚薄則兩漢當近三代而李唐殆未也作史者言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其謂此乎愚嘗因是說而有感矣自唐虞而逮于唐幾千百年間共是天下世愈降俗愈漓三代之征伐不及堯舜之揖遜兩漢之戰爭又不及三代之征伐而況唐乎大抵上之化如此而下之俗未有不隨之何則感應之理固如是也堯舜三代之風俗姑置勿論然因堯舜三代而觀漢唐則唐之不過乎漢尚可議

也何者兩漢之世傳二十有四君李唐之世傳十有八
帝若舉其世而差第之則是論世之過不過而非治也
舉其君而優劣之則是論君之過不過而非治也所謂
治者雖繫諸人君而關諸風俗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
治必曰治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曰未治可也西漢自
高祖廢秦誅項取斯民於塗炭而撫摩之約法三章有
堯舜禹湯之典刑迨惠帝及景之世兵甲息囹圄空垂
髻戴白耕田鑿井於天日之下上而為君者清淨之尚

下而為臣者清淨之習班諸唐虞雖不侔班諸三代亦
幾矣是俗也歷武昭宣而未衰至元成哀平之世漢祚
雖亡民皆思漢而光武得以用之天下大定退功臣進
文吏名禮故老招致名儒因仍不改靈臺辟雍之設大
射養老之舉汲汲然與斯民詠歌先時之政者凡以調
護風俗而使之久也永元之後政令雖弛聲教雖微然
陳蕃李膺范滂張儉之流相與出力而摧姦鋒終漢之
世曹操不敢強民以亡漢正順之俗雖少衰而猶在也

故曰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治必曰治兩漢之謂也唐
自太宗取孤隋攘羣盜不數年而成帝業亦可少休矣
然突厥高麗之伐不一日去兵雖開文學館召名儒言
天下事其極於美教化厚風俗者何事也當是時外戶
不閉行旅不齎糧人指為太平不知治之效不在是也
一堂之上父子不相悅一室之中兄弟不相容以之儀
刑四海俗何由厚哉浸及中宗之世親遭母后之難娛
弄大器傾倒九廟無一臣一子敢誦言者其稔熟見聞

如此也迨元宗親平內難幾至太平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馬餘梁肉而民甘糟糠木被文繡而士被鶉褐其亦有天下之念否安史之變河北二十四郡獨一真卿抗賊帝初不識也俗之委敝於斯見矣自時厥後重以盧杞趙贊之姦李訓鄭注之佞有一裴度不終於憲宗之世一李德裕不能任於武宣之朝浸淫雕琢而唐已亡矣故曰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者曰未治有唐之謂也由此觀之兩漢風俗如此而唐如彼

風俗治之所關也唐之風俗既不及漢治其可過漢哉
雖然風俗者非一日之積也漢之所以厚雖文景等君
有以成之然更戰國歷嬴秦去三代猶未遠此漢之易
為力也唐之所以薄雖太宗有以始之然更三國之紛
爭晉魏之攘竊與夫南北之戰伐隋氏之奢侈此唐之
難為力也然嘗攷太宗之聖明其立法定制經紀設綱
意將鄙兩漢而肩三代豈不能為其所難者卒之三百
年治效不獨媿三代而又且媿兩漢豈非不能移定紀

綱制度之心而用之治家刑國耶嗚呼世之治亂乃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治亂在風俗愛惜風俗如護元氣此不易之論也昔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不忠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皆因風俗而卜治亂者也學者欲次第漢唐之治以此觀之

韓論

愚聞秦氏未嘗不求善韓也秦不得韓秦大不王秦小不伯如是者何也韓氏甚鄰於秦韓兵最少最弱國也

韓附秦不附山東韓憂在山東韓附山東不附秦韓憂
在秦韓託國於秦則秦益重託國於山東則山東益重
韓託國於人彼公仲公叔公子伯嬰之流日夜震動不
知所出卒舉國而聽於秦惜乎無有如下臣者之言以
曉韓王而計其便也且異日者山東非無意於收韓而
韓氏不聽也韓氏君臣計為近交者秦也而遠交者山
東也秦之鬪韓鬪於百里之內山東之解鬪解於千里
之內吾不親百里之秦而交千里之山東是秦必怨韓

下兵於上黨且亡韓矣此韓氏君臣舉而聽秦計不得
旋踵者也嗚呼秦之善韓真愛韓乎其亦偽者乎秦非
誠愛韓也欲結上黨君臣之交以亂三晉之耳目也彼
既事秦秦因挾韓以威趙魏趙魏見韓之事秦亦必舉
國北面而聽秦矣夫使秦不用寸兵尺鐵徒手而得趙
魏也猶其得韓也秦王號令于山東王名成矣秦何故
而不善韓也使明者得為韓王之計莫若與魏與齊與
趙與楚也東盟齊南盟楚內盟趙魏山東合從則東方

應無大變東方如無大變則韓氏君臣真可高枕而卧
矣或曰東方合從秦遂不兵韓秦畏山東如此乎曰固
也秦於韓氏不得獨戰獨利故也始秦欲取韓三川而
深難於魏因以韓鬪魏然後起而取三川秦欲取韓宜
陽而深難於齊因以宋啖齊然後起而取宜陽秦於韓
不得獨戰獨利也而况今者出金錢走說士刑白馬則
東方必無大變韓氏君臣真可高枕而卧矣故曰惜乎
當世無有如下臣者之言以曉韓王而計之便也

乾
健
坤
順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華集卷

十一至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八

宋 員興宗 撰

論

三史亞六經論

使六經失主盟於天下者史家之罪也蓋六經實主于名教而諸史多叛於名教六經自非諸史之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然則為史者本無益於六經而六經之奧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於天下此甚可悼也奈

何史臣反取遷固范曄三史謂可以亞六經揭為不公之論以示來者嗚呼安得吾言而告之哉且以司馬子長之才在漢元朔間竭其肺肝述秦漢故事自謂孔子復出今吾觀其書猶不及丘明遠甚則班范而下不論可知也請獨指一史記而言之則是非了了自見今夫庸懦之儒使讀遷之天官書則必曰其驗詳其旨深其舉事幽遠真得義易之體也雖比孔氏之繫豈為過哉使讀遷之列傳則必又曰觀其不虛美不隱惡不急急

於窮達究辯誠得古詩美刺之風也雖比孔子之刪豈
為過哉嗚呼使斯人之徒而視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
含笑而和之矣豈有白黑之辨邪至若淺見之士使讀
遷之世家則將族坐而議曰昔孔子以隱之遜而首班
于春秋今遷取泰伯而列之于傳首是春秋貴遜之義
也不幾于孔子之作歟使讀遷之封禪等書則必揚袂
而言曰昔孔子以三代之誓誥備載于書今遷取漢家
詔令悉載于此是亦書錄誓誥之類也不幾于孔子之

定歟嗚呼使斯人之徒又語以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
喜跳而是之矣豈顧雌黃之當耶非特此也聖人作禮
記樂記而遷亦作禮書樂書後來議者遂以遷于孔氏
之門不啻更駕合轍殊不知諸人之許遷者乃道路之
言爾非天下之公議也何則孔子之述六經本非得已
觀其易編而三絕詩蔽於一言書斷自唐虞春秋訖于
定哀禮習于宋木之下樂正於反魯之時所以作六經
者憫道之不行而欲託辭以載道于天下爾使後世之

讀易者知吾爻象之意而不泥於卜祝使讀詩者知吾
風雅之意而不乖于美刺使讀書者知吾治亂之意而
不膠于荒唐不根之論至使之讀禮讀樂讀春秋亦莫
不知吾正道之歸此乃六經之至效而亦吾夫子之心
也今遷之撰者則異於是觀其傳龜策傳日者其事類
淫巫瞽叟是羲易之所耻也其泥于卜祝孰大焉觀其
刺晁錯美公孫刺三代之征伐美嬴秦之苛暴是古詩
之所耻也其乖於美刺孰大焉觀其紀黃帝紀顓氏非

斷自唐虞之意是古書之所不為其膠於不根之論孰
大焉至若序禮樂之制度則非孔氏賤鐘鼓輕玉帛之
義序楚之世家則非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旨嗚呼馬
遷之記一家之史爾而抵牾聖人每每如此是知六經
之宏贍豈可以諸史而亞哉愚故曰六經自非諸史之
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為史本無益於六經而
六經之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于天下正謂此也雖然
劉向等常稱馬遷為大儒今猶為吾所不取則班固而

下是非謬戾何可當也且夫聖人之所重者仁義而固則已輕仁義聖人所取者忠節而固則已賤死節聖人惡于方人而固則第古人為三等及至蔚宗則并獮而不可言二子為史顧其胸中尚且顛倒况可望於六經耶然則愚為是論而不及班范者誠得其職也

命者天之令論

人之所以受於天者出於其所同然天之所以制於人者出於其所不知其然而然是所同然者一然也且人

而無命則不足以受天天而無令則不足以制人受于
天出乎同然制于人出乎不知其然而然此令之謂也
昔堯桀之為君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堯不有其命
而行仁桀有其命而行詐堯傳其道桀殞其祀此天之
命也孔跖之為人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孔不有其
命而行道跖有其命而行暴孔之道與天地並跖之惡
遺臭千載此亦天之令使桀跖之得是命也反而思之
曰天雖予我以命矣而令實繫乎天畏之謹之而不敢

犯以待令之至則堯孔不難至矣奈之何命在我而無
預于天此天所以揭其惡以令于天下也歟雖然天之
命人以行吾之令而天之命君也使司吾之權是天之
令于君盖有所託也成王踐阼而得周公此成王之令
而周公之命也四國流言而王疑天大雷電以風而王
悟夫不免于四國之流言公之命也天大雷電以風天
之令也天知其命之不免乎此也於是出令以示之以
濟命之所不及也嗚呼命者天之令其理不甚明哉

諸子言性論

諸子言性謂周孔以降無質疑詩書以來無定論無質疑無定論吾道誰與明哉夫道者何性為本也聖人不言而自合諸子雖多言無益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道成為性此豈本也哉昔舜得之以盡精一禹得之以彛倫攸叙湯得之以執中箕子得之以明皇極孔子得之以貫于一顏子得之以屢空子思得之以名中庸或精或一或倫或中名之不一而得性則一也

稼出于田或謂之稻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此豈三物也
哉性猶是也奈何諸子不知一出乎此則入乎彼欲尊
聖人而反卑之是可歎也雖然孟子之言雜于道荀子
叛道不顧也孟子知杞柳之說故曰近道然指為善則
可疑也夫善本于性而性非善猶水本天一而天一非
水也豈可直以善名哉揚雄言其混則性似不純韓愈
言其品則性似不一此不待攻而破矣若夫鄉之言則
異論而駭世者也世之聖賢如此其衆也天下之人如

此其多也。卿皆以惡名之謂天下皆桀跖也可乎。故卿
叛道而不顧。謂此也。至若杜牧皇甫湜李翱之徒。因數
子而或得或失。大抵非知性而言之。以意而言之也。今
執事知性之天。必有得于不言之妙。所謂知言之人。默
然而意已傳。諸生何足與聞之。

聖人之書言行論

聖人之道與天參。未暇以人議。捨天而議。聖人是惑也。
方天之運向為陽。而今為陰。向為暑。而今為寒。千態萬

狀不可名也然天道則一而已矣聖人之道亦天也昔
為行而今為書洞達淵奧不可名也然其心則一而已
矣故陰陽一出於天道言行書一出於聖人後世諸子
故從而別之以為書自書言自言行自行也是不知物
自變而天不變諸子自變而聖人不變吾初無書言行
之別後世因我而為之名在我者豈兩法也哉聖人之
書言行揚子雲知之故一言斷之曰天也豈非子雲知
聖人之一猶天之一是以微告於人惜乎諸儒不測也

今夫大道其多門歟何其趨之衆而至之鮮也曰諸儒使至此也世有放其端而不之求或求之而不得其端甚者因以器而盜名故言者病書者惑行者不正也且吾之所謂端者何也一之謂也在天則有一在聖人亦有一也所以為一者難名若衆目而知天之一則千歲之日可坐而定諸儒而知聖人之一則書言之要可坐而制惟其不知是以見天下之訓者曰如是而為書見天下之有辯者曰如是而為言見天下之有立者曰

如是而為行彼其皇皇惑亂不知大道之攸當在歷聖
非異心書言行非異物未可離一而求之也嗚呼離婁
不能以見與無根之目聖人安能以道與無識之人哉
昔吾夫子於是三者非區區以自見也不得已而見之
也行之所貫言則因之言之所及書則名之惟不得已
於三者以示天下天下亦以三者歸之夫子無心也曰
述而不作夫不作者是非有意於書也然厄於魯衛之
後則有書豈得已之書哉曰予欲無言夫無言者是非有

意於言也然迫於門人之問則有言亦豈得已之言哉
至於有卓絕之行又非可以逆數而前定仕則進而無
可無不可心則縱而矩不踰此又非鄉曲之細行所謂
一善鳴一節稱者也夫以三者皆出於夫子之無意猶
足以冠冕百聖如此則道之所以貫之者果出於一無
疑矣然是特聖人乃能一門人不能也是以三者各有
所偏徇而不具可惜也已子夏之後傳謂流為莊周之
書非書也宜不得其所以書子貢之後傳謂流為儀秦

之辯非言也宜不得其所以言若淵若騫雖希其師然
瞳若其後則望其奧而不及者也宜不得其所以行嗚
呼書言行所在門人偏徇之夫子自一之孰有書過言
言過行之弊也歟噫揚子雲於西京而有此言其意則
得之矣其所自為者非也彼其有書有言而投閣之嘆
美新之事則可羞之行也俗儒且不為子雲獨為之乎
雄欲以自高而益卑之甚弊皆起於不求其端故曰聖
人於此三者均示之意是乃深得於三者也

七十二賢論

周公之分憂與孔子同孔子之共樂與周公異貴為天子之宰宜無憂也然周公卒憂而不樂皇皇以匹夫老宜無樂也然孔子卒樂而不憂此則古今之大惑愚亦惑者之一人也蓋嘗夙夜而思因以得之矣至道公器也有其言有其徒則其器必傳其傳必久無其徒而自言之自列之雖聖人亦知其難哉周公之所以岌岌於周者有其言而無其徒孔子之所以無累於沫泗者言

足樂而有其徒也日月欲廓煙雲蔽虧周公之初何以異此西土故國也而不安乎吾身管蔡吾家也而不知乎吾心成王吾君也而非大風偃禾拔木之警則鴟鴞之懼吾不保其盡去也故周公雖富貴卒憂而不樂者無與共樂於此也觀其命君陳命蔡仲命康叔益反復誥誠懼二三子不知吾心也嗟夫孰與燕居申申左右有七十二子之同心乎彼陳蔡一時之厄食不火琴不聲藜不糝者其憂不至若是之烈也然則無其徒而有

其道無怪乎周公卒憂而不樂也至若夫子之世則有大不然矣曰傅曰師曰保之位夫子雖缺然也然入而顏出而閔則德行有人左而予右而賜則言語有人可使南面可使治賦可使與賓客言吾不知其輩之幾也當是時竊窺光華之末而託迹於道德之場者皆諸侯之畏仰而天下之望人也其最門人之下列者如公西華如樊遲邾翼孔忠孔蔑顏路之徒猶能脫去軒冕而與吾共樂其樂然則既有其道又有其徒則無怪乎孔

子卒樂而不憂也嗚呼不觀周孔之故不思至道之難
何以知聖門之徒不易得哉雖然孔子距今之歲不啻
千祀向者冠帶執經之士寒餓於陳蔡之間者今郡縣
廟而祀之矣向者簞瓢舞雩之徒悽悽於杏壇之上者
今五等或侯而伯矣然則夫子之於七十子也至道之
公其生與並樂至道之傳其死與共祀韓退之所謂巍
然廟堂當坐以門人為配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彼其有以深知夫子之徒歟邇者主上聖政之暇取夫

子七十二賢以次贊之所謂以聖樂聖者也雖夫子共樂之徒亦形容於筆墨之妙奎畫昭回炳煥天下可謂盛矣故執事舉以勵諸生雖然以主上聖學而發聖祕故於七十二子探討尋繹皆無所遺彼馬遷雖博洽而是非繆於聖人班固素知之矣宜乎遺陳亢琴牢之人也彼家語雖富瞻大抵雜以戰國之詞世久疑之矣宜乎遺曰根曰寮曰瑗之人也嗚呼衆言散亂折諸聖人聖製不遺如此誠足以折衆言也蓋嘗論夫子之道猶

海也諸門人振其維楫而求涉海者也人有涵泳聖涯之意特未知海之淺深耳故夫子共樂者至七十二人而達聖心者蓋鮮矣然而達者顏其人也故推曰回也不改其樂君子然後知夫子共樂之徒惟顏氏有真樂也

黨錮論

聖人域天下有道雖千萬億世而未易輕動豈其為術虛誕恂恍杳冥而不可執守歟抑亦有至極者維持其

間而不可易也蓋人生性情之始猶水之始也方其分散四出各循其故則被冒萬物而可至於無憾惟其所衝決蕩溢而失道則橫潰直裂而無有底止求其安行於中不可也嗚呼是豈水之罪哉流之不中而激之者之故也故夫聖人六經之道要以範圍百世而歸之極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用世亦如此而已矣今其道見於書者皆執中建中用中惟皇作極之文周旋反覆不汲汲於為異以振驚天下而天下卒以大服

於此者中力也其見於易者亦亡異乎書之云也卦而象象而又俾君子精微純一而有所法守者亦未始離乎中也其道虛徐曲折而當於義凡此人而此為者也則吉則有慶則无不利未有不麗乎中正者也非此人而此為也則凶則有悔則无攸利未有不遠乎中正者也是中之道四布於易者甚密如此若夫為之節文為之訓導君子雖怨而不至於害小人雖憤而不至於亂止乎禮義而警乎褒貶於禮樂詩春秋之書又所以默

具夫中之旨而消天下之異論是六經明著乎辭而見於用無所往而不中周衰天下不由大道其學縱橫非僻天下莫知其當子思子則見而嘆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當其時盜名苦節之徒不難於蹈白刃而難於中庸則中之至此也可易為力哉惟其得之難而見之不一也則天下之士自激為介而失之高自卑求佞而失之汙智有遺謀而不足用巧有餘技而不足施其禍浸淫於戰國天下駭然以亂而蕩然以衰秦者攻

戰之餘也其蔽固無如何至西漢之起天下固有望於先王矣而一時之君不為碩大悠遠之圖不知乎中之實失之錙銖而其漸卒至於不可振偷墮苟且是以其子孫喑喑默默使公孫張禹之徒布滿朝廷彼無所往而不為佞者即孟子所謂無所往而不為原也而中庸於何有哉西京既以鄉原之俗敗天下東漢之際仁勝之士知天下之治頽墮散渙而久不立也起而承之以為朝廷非翹然有所振刷念不足以收天下是以諸公

操不循常之行曰我能是我能是是足以有立矣其道
沽激而不止耿介而不親雖無世俗抵摧嗜利之嫌而
好名之弊不殺也蓋天下之相遇不得其平則怨怨起
於爭爭起於好勝而好勝誠足以亂天下彼黨錮之士
皆好勝之弊流為不中而激之者之過也使當時之人
皆協于極破鄉原之弊而不入於狂狷其道循循有制
而無決裂狂介自異之意則漢室之禍必不至若是烈
也然則不得中行而與之致黨錮之欲存漢者乃所以

亡漢也歟或曰黨錮如膺蕃之徒任天下之責歸之固也其餘名勝千百非盡負天下之責可深責之乎吾曰不免也聖人復起亦必深嫉之而已矣蓋中庸於天下大本也達道也所謂黨人言行既戾乎中庸已矣吾豈以人人能亂天下哉實天下之亂所從出也昔者太公治齊齊有二士制矯激之行國不可得而祿君不可得而臣太公聞之曰嘻國不可得而祿是望無以為賞君不可得而臣是望無得而罰賞罰不行何以君為哉其

誅之齊誅二人而國靖今黨錮制行名之則不進不召則或怨漢之賞於是不行分黨與立名字私標榜漢之罰於是不聽賞罰之所不及此黨人之所以自高太公之所深惡之也故曰聖人復起亦必嫉之而已矣嗚呼天下制行當本中庸慎無若黨人猖狂敗人國哉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九

宋 員興宗 撰

記

善善堂記

太上無善其次以為有善其下樂名乎善所謂無善者
蓋無善名者也惟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人
無得而稱焉天下之善獨歸之此所謂善善者乎其次
以為有善矣故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

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伸此者也唯其身之故其
有也其下此者君子甚病矣以吾之善蓋衆人之不善
故引善而自名是乃不善也東平大夫宗家以善福子
孫蓋數世矣然其善亦太上之難名者也因其宅所新
而堂之謂之善善蓋以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
見者以詔子孫也叔氏可無勉諸傳曰善善樂其終蓋
掩其惡寬其後之謂也善善及子孫蓋禮其人恩其世
之謂也斯非太上之難名吾有憾焉叔君如以斯善為

難知世之儒者反及之乎叔君試往藐姑山見至人焉
往問之愚言殆合矣乎丁卯六月姪九華子某記

望仙閣記

紹興甲子某之成都從東郭叔氏游叔氏曰若自山之
所來耶對曰然叔氏曰鼇山吾故所也今山之壤孰膏
孰荒而山之事孰有孰亡士津津耶孰嚚孰良孺子知
之盍議其詳某曰惡叔君奚山之問也且成都樂都也
始祖大夫郎中君樂之而安之經世且三矣夫樂則安

安則久是謂俗化俗化者俗遷者也而又奚思于山叔
君奚山之問也叔氏曰余以若為可以言然未得其妙
也且若不聞教接二子之事乎曰教接之事奚若叔氏
曰昔吳有教子者去吳而宦越越有接子者去越而宦
吳二子翩躩焉而不歸望望焉而思吳越也東南之士
交譏曰二子病矣不如兩忘吳越此在越而忘吳安知
越之不吳彼在吳而忘越安知吳之不越如是則處越
猶吳處吳猶越也二子曰吾緣乎今入吳吳冠入越越

裳冠裳可更於吳越也俗化也入吳不無越夢入越不無吳夢夢不可錯於吳越也神交也故當是時教子樓而望吳接子樓而望越望雖弗極亦神交而已矣某曰然則叔氏今也何如曰始吾東郭是宅閣而居之者始祖郎中君也謹而司之者朝而斯夕而斯先君其唱而我其繼也余日夜而望仙山人雖不余知山之靈獨不知乎余猶教接二君矣余與山之靈神交者也某曰大哉望仙之義如此乎請遂歌之乃歌曰山之上兮飛泉

山之下兮龍淵以為可得而望兮則山之又山不可得而望兮則髣髴乎吾前矣雖然吾神交兮吾無言斯乃所以為吾望仙也後三歲丁卯叔氏速記故以嚮者緒言記之六月十日姪九華子某顯道記

清賢堂記

紹興己卯某奉使者命覈實茶事道永康之味江綿州使君先致其為臣歸老即養其子吏寺始某得金石刻字書闕脫丕訓昧沒因從使君質問指授其繆殆六七

君從容語某曰故約記清賢竟置之邪某謝文學褊陋
文質無所底未能奉稱君督違約其敢辭以故景祐中
君曾大父尚書中郎與蜀忠文公自布衣同門學相友
善試禮部同賜第忠文先達屢進美仕之貴近中郎益
退若驚謂高位實疾顛不願升周旋郡邑吏作歌詩為
時冠官東海郡別駕方六十九奏稱老章上報愍以官
職久留許致仕歸第時裕陵之初也鉅公儒師以詩祖
還忠文職內相官少常伯中郎退隱田園十數歲越五

十年使君克繩其武擬忠文警句名居第之堂異時命
某記之乃今始克請曰若魏正侯伯槐節操清介避公
輔位若儒林先生仕明教等文翁若濮陽子永昌文行
高潔若唐河內公道學化閩若淳化司平公德活千人
牢辭厚祿鍾美於中郎則清也其素所蓄積也又若諸
孫及曾由科第進者十餘人而御史君斥姦惇黜遂中
執法論事忤益公檜合州先生為時文宗使君躡臚仕
止足勇退不曰賢乎以是記堂允夫使君曰美矣哉君

之訓乎夫士進為仕抑為道朱輪華轂縻紫佩玉乃皆
竅偷生大庭廣坐啗不得出一語去抑亦宦達者是賢
乎如或知爾得行道焉命也足不足辱止不止殆由禮
進由義退學不可用不以逞可用無位不以耻命也斯
二者君子弗彊能先曾君子東海肇視事已賦景疎樓
上景疎人之句其目義與利固有間嗚呼稽田既勤敷
菑在所陳修成厥疆畎作室家既勤垣墉在所塗墍茨
成厥宮寢名堂曷以茲某作而應曰愚不及此噫使君

起儒生致位四千石德行醇備至於黃髮罔有愆淑聲
遐聞三蒙聘召畏盛滿不趨朝謁據禮引年意得甚宜
弗貴貴富而貴乃子若孫不墮其家聲為賢者請錄
忠文全章以貽後人使君曰諾詩云夫子宦遊三十年
乞身歸老舊林泉須知朝路抽簪後不要鄉人負弩前
儒素生涯圖史富官清門戶子孫賢羨君此去渾無事
滿眼青山劍外天四月既望三峒負某記

漢嘉李氏林亭記

江而州於蜀者以十數嘉為善嘉之城可行樂者以十數郡之西為善薄郡之西左控萬景前倚西林陸斷崗出俯顧萬井有亭其上為李氏宴居焉者則其又善也初李氏子沆清叔者賢而有文予以吏就食此土聞李詩稱異甚既又與沆處獨愛其詩言累累秀出也則又言曰吾子之詩其何方之依何學之從將亦有助矣乎沆曰僕非其人也雖然僕方倦外而鬱中言曩曩而無助也而今有欲助也近者厭伏于灌莽而求脫乎氛埃

以為雜處陰隧窮茅第草之間俾吾發言而為詩則狹
靡墮陋弗完弗善者可知也因即與絕危磴樹亢巽覆
高而繚橫樓于是亭于是凡以賓日光之出沒瞬江流
之下上窮雨暘之明晦萬類突進巍然隱然有智者莫
可既其狀也以是欲寓吾之見而陶吾心久而又久則
僕詩殆其昌乎先生以為何如予曰然世之人意有所
寓則樂不寓不樂也居約之士寒餓切於膚何心乎卜
筮以寄幽暇恢詭之觀孰能有此以寓其樂膏梁者其

樂可以有此也然或棄其樂而不知所寓今子之處既有所寓而得所樂子之於樂全矣而詩於何有是必能詠情性而廣興致也子之處此固當沈曰先生知吾亭之樂之寓而不能名吾亭哉予曰有是乎徵吾言而名乎亭者寓也亭觸乎境境觸乎心者亦寓也夫寓何往而不可故敢名其亭曰寄爽之亭取柳儀曹所謂曠志寄高爽此志之寓也亭之陰望乎原邑曰延搜之亭取少陵所謂廣原延冥搜思之寓也樓曰湛暉之樓取儀

曹所謂星漢湛光暉日之寓也樓之右水天相永弗可
紀極故榜之曰納納之軒取少陵所謂納納乾坤大量
之寓也且子既以是而寓子之樂而時發於詩後之人
必有求全乎詩如子之寓而同子之樂然後知子言此
者之不為過而不遊此者之為可恨也清叔勉乎嘗試
以是推之紹興庚辰七月望日三山負興宗記

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

云也湖直郡寺西南凡起居遊從之所風郊月榭竹蹊
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
守達官每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瓌竒清麗杳渺之觀俯
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障誠不當庠其式
陋其名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間來容與周覽以足
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
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
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遂遂

物戰於外志草於內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弗正乎名弗敦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嘗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日顧外景之不常忽往忽來遊冶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乎曷若同解外緣深稽政本畦壠低昂氣象萬千目焉其耕耳焉其墾悠然而深思注然而繫望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慮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

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
景而存不因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
吏曰大善請敬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文
合侯笑曰瑄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異也即標
用不疑嗚呼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為其州者凡幾
其宴適能先民後已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勤勤敦本
如房與侯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鬪怒箕
斂耗虛之際必非辭寄輿遠雍容厚下如侯此意無疑

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某潼川人以儒學遵古始名聞當世某後進通書者敢繫以詞曰湖竹環環兮湖光洋洋吏且出游兮惟客之將任公來虞兮政則為良嗟農之訓兮理順以祥名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乎亭乎歲流千萬兮民勸樂之未央也

隆州新倉郡樓記

隆興元年有司言隆山郡于西方其稱甚遠郡之鹽利冒于西蜀其貨甚具是不當得廢臣謂復故便有詔曰

勿廢三年以赤城何公為其州公言于官下曰日者陛下思此州俾沿其舊而不肖者待罪於是亦惟茲三嵎聲實孰劇孰易賦之歲給有幾給而不裕者幾何槩吏若民頑否從令不從令者其何縣里也子則邦人吾欲子乎咨之予笑應曰大夫無為是纖悉之問也大夫曷則古之吏所以厚齊魯者徃厚吾邦其亦庶乎可也從吾四境之分其城倚乎大丘其隍因乎谿其岬相角相負因以三之巔崖拔虛軒豁四露各狀異態星華之所

動薄煙雲之所奔放若牽乎盧阜賓乎衡麓天台天柱之峯斂南東秀絕之氣而冠襟以此嗚呼岷蜀天下壯矣是又蜀之壯者也且其地穹以厚故其民樸其田險以确故其產微其道非四達之衝故巨賈稱息者不至而至者不留其民居雖飛盧薄巷繩樞甕牖有比户可封之風若行可考雖賤不廢其行不治雖光顯矣亡所尊加其歲時伏臘蜡社之節壺奕樽酒酬嬉之聚則來者盡禮而去者盡情郡縣一或下令則長老子弟相與

嚴恭雖不夜誦憶法律而循理愛身之念不至與法忤也間有回蔽淫暴怙氣賊墨弗信弗欽千萬而一肆者則士相與推笑之且曹辱之必曰詩書吾習也禮儀吾故也捨習不順棄故不祥爾此居而忍此為乎此非獨吾父兄之辱辱吾溪山矣則又極口反覆折困使其人面汗辭羞盡悔乃止其俗大都如此蓋他邑有未必能然者而吾州獨然至于今亦莫不然也故其氣著之久則為商為技為農欲薄而用節最為近古為士則術

術施施而亦易善至其才良異等則動能研古今商成
美出議明壯本於捷為故治諸老風流之舊于鄉于朝
于天下相次馳聲甚衆今也又偉焉者矣其名字暴夷
夏勲業暴王室浩乎巍然衆指海內重人者是又吾邑
子也大夫不知之乎公笑曰誠然吾因其俗簡其節薰
漬教義其弗返者而後繩法之如是則可乎予曰公能
有此公必辦治隆矣居年餘既至恩順決下州以無事
又明年政成則取賓寺之漫漶者闢而館之賓至有所

神之後王命者章而號之神以寧嘉至縉徒之溷其栖者井飲之病其汲者鹽庾之乏蓋障者隨以顧指悉更悉治咸中誼理一日閒坐郡樓且瞰大路則俯而笑曰是側行旁跨者是何為者也州之人莫不田於斯斯豈人情哉昔者四方之賓來或譏其危或病其隘意其在此乎我知之矣我不終草是則非政也於是命直州驛之下宣闢斬刈屏榛與莽使薪不得囿而石不得叢梯為大歧翼為巍觀又以頌春宣詔二亭相之三峒橫前

石城障後然後州之平崗秀壁靚觀遐睨聯絡上下闕
大恠傑亢爽之觀畢赴于左右雖以覽者不厭行者不
勞而有知者亦不得而狀也蓋自觀至亭總為屋凡若
千區自計材至輦植凡若干根自伐石而給斲凡若干
尺自命工而至斷手為日又若干焉其始則民皆不知
及就事民知之矣一出縣官之餘費民遂不勞而竟若
不知也州之人以是德公而公又不以為德斯已竒矣
或者謂古之為國其有令德令聞致遠以為明矣不聞

其以土木也一有事焉因民而已矣故民必以久而後安役必以安而後動動必以禮而後服自非然者政之未舉雖土豐木好焉君子亦弗取也而况乎門屏道路之間哉其亦有足為歎嘻是不悉乎君子之舉錯者也君子觀不易朝民不廢務工不後時役不畔義皆古之道也其在先志則魯有庫雉二門衛亦有庫有皋得此誼矣彼二國者非為是快心者也於是出政令謹禁防時故閉國之耳目寄焉雖周公康叔所不能免也而况

後世乎昔單襄公之過陳曰門戶不除道路不可知是
棄先王之制也陳不國矣已而果然彼周公康叔之所
以為國與單襄公之所以觀人之國莫或捨是則知門
墉道路之制靜以一衆目動以教民利所從來遠矣如
之何其易之也今公既以儒術飾吏勸治千里莫不歡
心而又營度墜緒易弊為功周焉如此是志也不猶魯
衛之故也乎予職太史氏而使邦君之美且落寞焉予
之責也乃紀州民之言而敬繫以詞曰隆隆維山州以

聲之復復維艱維仁是依有來令公帝命自東政洽于
寧不奇以功嶠嶢有隧險極而圮吏百其臨莫肯具理
公曰嗟嗟父兄其來其易故常于觀于臺財匪爾即力
匪爾極奮自府州以究爾役人拜稽首公澤我厚煥茲
厥成爰衆之有梯石聯聯級柱軒軒我樓我躋我顧以
寬公才莫既媚于千里敢人之難俯仰有偉誠率是道
于公于卿厥施有遐可燦度程嘻公有時入吏王國匪
今私公邦人是職

明碧軒記

隆峙山而郡郡周望四注聯絡隱見幽幽而相際者皆山也走郡東南六十里泉則泠然以清峯則環焉以疊所謂石馬者則又山之祕邃秀傑者也先時州君子丞相何公偕里士楊公飾風流文誼往來於此楊闢軒于其室之東遙岑排青遠目可放丞相曰是名明碧迺稱耳蓋稽韓孟聯句而欲以云之後歲老矣軒日以敞而名日以晦公飾子雲卿則顧而嘆曰嘻軒之敞在此是

吾先人之所以闢丞相之所以名是殆不可易也願謁
記通人軒則不沒矣因來有請余以病倦為解于再于
三而不已則遂告之曰吾子來子知觀山之樂乎如知
之則足以識之矣且丞相三嵎大人也棲棲窮阜一日
振纓而聲在九州非必意於因山者蓋因山以寄意耳
類有得於茲軒之助者也吾何足以盡之凡天下之物
廢興動息浮夸變現忽來而驟喪者皆遷也故物窮而
化化則遷矣物之不遷者不遂而化者也今子目力之

運試窮諸山山之為物薄雲天挾光景伏虎豹而翳飛
走出沒日月徙倚今古無常形而有定質者是其豈遷
者歟子窮至質之不遷然後知明碧之無爽而丞相之
心之識有定在也世之徙倚徬徨激越乎毀譽勢利之
場而不知息也不思形寓之無常與物化之無日則衣
冠漸化為桎梏勢位漸化為邱壘彼猶身安之而不自
察曾謂有知於山而樂之乎使其得日獲束車於是而
隱几於是也其目之所寓眩亂覆雜竟無得於山決也

彼其權利蕩摩五色無主方時自慮其慮也安見山之
所為碧憂態橫生襲後盈前方不自見其見也安知目
之所為明若是者其於明碧竟有得乎抑其無得也如
知其無得然後知此軒之闢非靜而不遷者無以寓其
觀非寓觀之樂者無以得其勝非丞相主賓容與之久
無以畢此樂此勝也予既伐諸石而措諸壁敢為誌之
以廣丞相之意以為寓物不遷者之好則大善矣丞相
名稟郡人予亦郡人九華負興宗也隆興元年中秋後

二日記

任亭記

乾道丁亥括蒼子劉德廣以太學博士去官於其居築亭曰任且以書徵記於予曰凡我之生所以衡吾慮拂吾心憂奔吾於得喪利害風濤險棘之場是當有賤乎吾中掩乎吾外者非耶吾不得而原也自今使其入不訢其出不距陶陶自遂泛若而躬順之吾亦無往而非任也如是抑亦可乎間觀夫少陵有所謂乾坤任此身

者惟甫也賢彼其有以安於此必有以樂於此也吾亭
之築之義其取甫哉噫信可謂善遊乎天地之間休然
時自適其適也請即子所以然之名而告子凡子之於
任子能知之無物不任我能言之子既遺物而任子身
必將反聽而任吾言天地之初未與衆萬之相關也巍
乎莽哉俄而有炁有體有象有數有推徙四時動蕩回
瀟之變侃侃施施一任乎大化任者既不可知矣其始
亦不自知其任也形氣之相遭鬱泄之相磨然後飛潛

動植圓斜小大祕怪恍惚生息之物於是焉資之彼既各足乎形各遂其分也雖欲不任安得而不任是豈可以智力角哉而况乎聖者明者賢有識者位乎其兩間素有囂然樂道之實靜而中動而有節克之以廣伸之以大而形之以不可不止此則舉無不任而任無不終者也是獨異於風中之竹乎披拂偃仰當東而西當西而東隨順者久而衡逆者折此非不歲不寒之故風乎任不任之故也君子抑亦可以循其本矣使我與世相

忘天與人相一義與命相權夫然後任可幾也子知之乎雖然至道者君子日用之器也器日用而升流覆墜不與之遺迹若遑遑而不自任而其形則羣於人而運於天也是又任之之妙也至此則子能知之而不能言矣子必欲窮斯言乎當訪黃帝仲尼歲戊子二月旦西蜀九華子負某記

池州改建南泉承恩禪寺記

乾道四年天水趙公富聞守杭州政成有旨擢荆湖北

路轉運判官先是池多名山陂陀連延深密粹秀浮屠
從而宮者半之距郡七十里寺曰承恩由來廢墜富聞
披圖側睨而嘆曰嗟乎是乃古佛塔廟所謂南泉者也
是何從廢哉且是導師昔在過去有唐貞元於諸禪那
最為第一為超三昧法門為說無量妙義為度無央數
衆為成一切種智久居是山成如是刹假使更千百劫
世間諸所有相山河可搖大地可壞灰劫可盡此師此
道不可沒也然則是諸國界現莊嚴地護持增飾我敢

怠乎閱數月乃偕侔貳堅決衆疑乃命大長老號曰善
崇再主靜席建大法鼓爰集法衆取諸廢寺福安清修
及諸廢塔若龍泉等園田稼穡木柶桑棗種種上妙不
假語言共成饒益又出本末授諸九華居士令具贊記
如是三請無有窮已居士聞之作而應曰善哉大夫成
如是希奇功德未易有也然自我聞若彼導師與諸佛
祖同一性住無取無捨無成無壞而况世諦土木緣假
忽興暫廢其足徵哉大夫亦知之乎且佛性海妙湛圓

明猶如虛空彼虛空性了不可摹則是南泉了不可記
世間筆墨同假象色同名為幻欲識南泉無有是處且
彼導師平常行道五十年餘常作是言心不是佛智不
是道道不屬知因知衆生種種妄執執物為見執見為
知現顛倒故知者為病不知亦病說知不知病悉如是
有能一日離大障憇住大解脫我當許與此大導師同
一目視同一耳聞同一機發同一性住乃至同行同願
同說不說我境俱融不知我之為南泉乎南泉之為我

也如是導師不遠我矣昔世尊謂文殊曰如汝文殊不
應說言更有文殊然則覺照蘊空之餘平等行願之海
衆生無量法性無量真諦既各具南泉矣迺復紛紛更
覓南泉乎大夫其勉之富聞笑曰極矣妙矣吾因世間
法得出世間義因葺導師既墜之寺遂識導師不墜之
相是知此刹示現永斷結習此刹光明永遍塵刹是皆
導師之賜也居士其預有焉居士即稽首翹望為說偈
言世間種種顛倒想興壞取捨非實相本來真覺覺妙

明實無身心受生死有如無病體陶然醫實誰遣療病者我觀南泉坐道場說不是心不是佛是聲時寂寂時彰百萬妙義一時墮了無針鋒可入手天人鬼神不敢視奔走趙州喪黃蘗馬駒蹤跡轉光焰一說遍說無量說究竟舌本無不動非惟彼相不動故山河大地說熾然乃至滿八十小劫循至億劫不思議導師常不離本座聲音妙義悉現前我觀承恩舊殊勝藏是真身無惱壞華林寶樹日放光如何上慢增濁撓賴一精進過量

士生自天支露悲愍園田林植衆妙具俄頃令復鐘鼓
緣莊嚴是刹照塵刹悉顯南泉無量義若云是刹非真
實善財樓閣亦非真佛子欲徹南泉機當作是念為正
念

金繩院觀音塑像記

聖人觀萬法而返於一而其極也一足以涵萬流行散
徙揮綽洞達上足以抗太虛入窈冥下至於融八紘內
外萬物形狀變化之情人愈即之而無窮也測之而無

得也逐之而無及也浩乎巍然詰其何自而一與夫一
之所以運量至此伊誰究之而誰識之耶意必有虛而
明圓而靜返流全一者之得之也昔者吾窮乎西方之
學以為莫尚乎體復於一以致用所謂觀音大士者最
其全一者也彼由聞而心圓照物未至而心自融心未
起而聞自具衆機不張而一真內澄是以聞薰聞修聞
所聞盡非有萌於物而有意於聞也衆萬控薄舉不外
吾之聞此其所以為聞也歟或曰吾耳之性猶聖賢耳

之性也循聞之本非自外出非不外入也何獨大士云耳哉然衆生不復於聞而大士獨曰聞復何謂也曰是非天下之所能備也衆生以心緣撓心吾聽內謬則吾真內賊孰哉鬱鬱乎是其中有弗一者乎今吾試窺諸天地之間虛空與一氣之相遭而律之本於是焉生彼其樂之融於中而泄之金石者天下非固求聞而有不能不聞者也其聲氣之接徐疾奮蕩往來憤起之變善聞者運聲以契妙契妙以合一渾渾洋洋吾不知因聲

而後有聞耶因聞而遂有聲也是二者其真為一乎其異耶若使衆人雜聽於康莊之遠心之不冥而境之衆多也雖九奏乎吾側清者濁者疏亮者直而條達柔而蔓衍者吾先兆乎常變作止之意爾執一則廢二執宮則廢羽執羽則廢商始焉心迎而距終焉聽雜而流若是而自名於為聞其果有得矣乎抑其無得也知其無得則知衆生流浪為聲所蔽既以倒聞為機蓄聞為誤至於六用迷惑而不可正者斯已矣故夫古之聰聽於

樂者必返於聽之初形充空虛其來無止其去無朕了
衆樂於寂然之初而後衆音之所不得遁此天下之至
聽而君子充其類以治性者也然則至聞無聽而後為
聞而况聖賢自性聞之者乎今彼大士以一精明而離
二生滅翳除故聞復則道惡乎往而不聞聞極故圓妙
則聞烏乎往而不可真聞現前而十方平等雖一佛二
佛以至千萬億佛同一慈力雖一國土他國土以至恒
河沙國土同一悲仰體於無窮而化於無垠大士之本

聞猶未數數然也烏觀所謂贊其聞矣哉成都金繩禪院主僧道如者喜誦大士之教以為金繩之地塔廟勝處也觀音之像闕焉於是戚焉以憂敕工具衆寶香檀搏土為像衣金螺紺朱瑟炫耀法帶卧具玲瓏宛轉與夫前施後列逸浪層巖恍惚怪怒祥雲瑞霧花葩竹石青紅晃蕩踈曠簡遠之意率皆匠之於心窮之無端而視之無涯神施鬼設豈所謂融於受勃然應沛乎其技之妙而妙竟不自知也異時觀音或因像致禮因禮生

悟其不在茲乎陵陽負某見聞妙麗即為著大士入道
之因且繼之頌曰我觀世間人種種患無明一根不銷
復六用自成障聞既不可得况有聞聞者譬彼遊都城
忽聞衆樂作鼗鼓及鐘磬祝敬諸瑟琴是聲本涵聞非
以聞故有而諸妄執者先修聲所在即聲以為聞是事
非真實如是倒聞機未幾聞變滅循聲故流轉旋流獲
無妄如文殊所說稽首觀世音不住一切相覺寐聞自
融聞性圓滿故心精既遺聞是則真聞者以致無量劫

及恒沙國土皆以聞攝入名究竟圓通我今釋塵勞敬
禮光明像願一彈指頃修證亦如是